

雲謠集

研究彙錄

陳人芝 顏廷亮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人之 顏廷亮 編

雲謠集研究彙

上海古籍出版社

雲謠集研究彙錄

陳人之 顏廷亮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125 插頁 6 字數 217,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2286-5

I·1162 定價:18.00 元

玄誦集雜曲共三十首

鳳歸雲

任人散載薛寄他邦衣便無偏魚累換星霜
月不然聽在杜櫺寒鴈行孤眠驚悵復佳情
魂夢夜飛腸想思薄行良不思量誰
為傳書與表安衷腸倚牖無言盡血淚禍祇三
光萬般無那膚一爐香盡又更添香 又惡
淥空獨坐於得為惡盡征衣裁縫了遠寄邊
裏想得為君貪芒屨不旦崎嶇中朝沙碛里
以憑三尺雪氣新思豈知如膠漆的如珠住把
金釵卜卦日消雲氣夢天涯思曾教枕上
長空待令卿迴話日暮顏憔悴誰何如 又
幸用今日得歸嬌娥眉如初月目引橫脈素

要主待公卿，烟江日暮，願推非健，何如。
 事同今日，得龜城，眉如新月，目引橫波，素霞
 未消殘雪，迹較羅來，食碑玉雲，蹤蹤望東津。
 有女相斜，霜華過，羅衣捲，旋行步，遙遙迤迤。
 人同語，若無力，銀蟾多歸夜，公子月，斜觀雲。
 陽斷知塵。又。周家本是梁代，雙雙父兄。
 倚事位，國良臣，却年生於蜀，偏同房梁，訕得
 孔雀，玉皇從，臨對，拍公明，姊得良人，為國遠。
 長征，中，在，華，未有，歸程，望，公子，肝腸。
 漸，段，生，公，喜，身，如，從，守，志，強，過，曾，父，怒，身。
 偷，子，驚，語，時，三月，半，燒，臘，柳，條，金，線，亂，紅。
 雙，原，主，有，仙，娥，掛，桐，府，城，樓，漫，留，住，九，臺，臺。
 耳，居，玉，蘭，頭，花，滿，面，公，要，妻，一，雙，偷，淡，眼，淡，珠。
 君，得，似，珠，珠，不，散，細，何，浪，出，同，紅，絲，應，百，萬。
 又。雙，語，鳴，鶯，驚，教，學，暮，氣，暮，暮，臺，臺。
 身，鳳，天，仙，別，後，管，誰，通，無人，花，滿，洞，休，把，同。
 心，手，通，事，是，研，不，知，何，家，在，上，時，光，燭，是，主。
 蘭，樓，明，月，光，三，更，無，人，語，淡，如，雨，便是，思，思，思。

蘭樓明月夜三更無人語淡如雨便是思思情

斷唐

竹枝子

羅悅塵生惻惻情三坐無緒理恨小郎情

湯經年才放紅妝鏡臺前只是焚香待月

高珠淚的的成班待伊來教失伊言語

改往來改相識又高樓朱簾盡山玉惜公

子王孫共頌客八小樓南野珠翠景爭光色

情惟側欄前古曲金絲面初語幾度追想

許離書傳而爾爾情在有意嫁落郎休羨

潘郎爭新賜

洞仙歌

華堂清麗深下情離恨在人天遠處來歸

醒後多危晴少半夫年何處念之無情

何似錦鴛鴦把人衣帶束縛在羅帶

到想夫恰書得相愛教手舉意却在錦

鴛衾枕頭長向金膏相似又珠玉麗麗

解引秋香清三點響夜堪傷淚珠串的淚

枕上安計恨征人爭向金屋深隔天簾

銀香迴文先佳戰袍待懸繫果重更重

銀香迴文先佳戰袍待懸繫果重更重

抗上安計恨征人半宿守月送行衣不
傲寄回文花生戟袍侍穩繁繁重更夢
愁慙慙隱羅使追訪願思寒未朝明帝令刊會
休施流浪 破陣子 連戰柳眉休顧青絲
羅羅更後日和花札戴媚畫閣惆悵驚語
新卷著恨春人衆更長系珠淚英香禱靈靈
神應是滿湘紅粉迷不念舊初羅悵思拋見
重度春 已 日度花輕生景流鶯似詞人玉時歇
溪花樣艷插滿千山 高亭亭亭干迷意應雪
花清梅愁地 空裡住注新語 驚搖綠草二芳
草綠江紅可知珠淚 嬾魚成豈易望 又
飛天正解運中 念長千里餘餘同斷難接相
憶雲與鴈百水難銷蹤和愁及去書春色可推
孤枕心焦夢斷初早帆三意無事 香被重暖
服比翼重雙眉高應自歸 又
年少征夫堪恨從軍千里餘為愛切在千里去幾
銷魂可少值處 拋人如斷線逆風可知獨宿春
忍淚孤眠衣去春來 庭樹老字鳳王師歸和還
先安心思天 染沙塵 嬾景紅顏越飛帝

烟夢尋河石，
忍淚孤眠春去春來庭樹在，
先交心惡天，
素肯重柳眉修眉，
引五陵恩慙切要君知，
花向伶思芳玉腕慢從羅袖出，
祇自翠柳素咽，
忍得不疎狂，
佛法紅於子掩，
因使楊波認玉郎，
裏待得春來，
又碧羅冠子結初，
烟隔輕三深施，
郎何處去，
怨熟因何，
傾蓋集

三語集雜詩卷之三

鳳鳴哀詞

征夫數載萍寄他邦女僕燕清宮東掖望
霜月不愁聽砧杵數更鴈行飛散露華
生怯寒香夢良人夢想君清淨宮不忍
望誰為傳書向表裏哀哀陽倚歸其三言
血淚間祝三光石塘某都廣二壠香臺又
更添香 又題
床空獨坐將得三書征夫幾幾了迷寄
書書大想得為良人書某不識此中細沙
確已已應三人乃我知恩主生紅紅
的如珠往記金銀古計皆盡福夢天無
暫歇托上長虔侍殿御通故君親性極
做生何如 又

傾囊集

隨有詩一首

元亮先生書請示聊奉餘針報謝寄謝
萬計對教書書數語

人見之者良味在齒舌間相語各道說水際
 蒼唐應相報簡麗華被後名將見足龍使認象
 生宿烟春一但烟時狂火切書著地皇與金唐衆
 無果得時朝史地京手無掃悅列人旁探定
 這六起順國難應化淨水替解實來來未省
 往人得知輪如花自歌牙地烟氣柳鼓鼓眉橫淚
 姐同秋水報上玉脂血珠羅衣亭觀麗卿語去言
 鞋玉毀墜去雅烏雲隱年六女佳音洞愛升鄉
 題馬鴻斌十指如玉如赤雲珠羅衣亭觀麗卿語去言
 張特與以子玉孫玉度佳挑魁況草
 白氣
 然碧潭不盡用雲塔錄宮落名異為鮮
 段洋載深長事至自陰數報有子則煉然婦
 明如刀割口外珠牙淨身外異操羅衣亭觀麗卿語去言
 深殿子宜立高牆移步西更行雅天賦有靈候
 不始九又報事無不金飾羅衣亭觀麗卿語去言
 篇除非却應木且三情金手建極是命言詩張六
 萬事他外長已然報事無不金飾羅衣亭觀麗卿語去言
 商羅如刀淨身似三陰池則去香去凡體各羅衣亭觀麗卿語去言
 概頭示探赤烟飽曉情長臺別吉高依調絃竹歌
 今來新佳佳說洛浦陽臺說將化玉無因半金嬌態
 還思從步出洞博極國重憤憶不揮二把同心十遍來
 弄來途中走應是降玉母仙宮九洞霞現家真
 得前月 萬二他州去已經新就未還却嘆惜如水
 到店報狂主不思家園花下芝指張胡直至于今報
 上品中三門上自雲字金去三光也舍芝知情許

伯二八三八之三

前 言

(一)

當這本《雲謠集研究彙錄》的編集工作已經完成的時候，作爲編者之一，我要首先表示對本書的主要編者陳人之同志的深切哀悼。

陳人之同志是敦煌文學研究的一位熱心人和躬行者。數年前，他擔任我們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時候，曾親自主持召開了自敦煌遺書重新面世以後我國的第一次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並爲會議撰寫了長達三萬餘言的論文《八十年來我國之敦煌學》。之後，當我們文學研究所計劃編集一套爲敦煌文學研究者提供便利的資料叢書時，他不僅表示支持，而且主動承擔了計劃中所列這本《雲謠集研究彙錄》的編集任務，並立即着手資料的搜求。再後，他被調離我們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到一個非研究部門擔任領導工作；但是，他對本書的編集，仍未稍懈。等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成立，並決定將本書納入分會組織力量編集的《敦煌叢書》計劃之後，他更是加快了工作速度，決心按照分會的要求，盡快完卷。

然而，老天却不假他以時日。正在大功將要告成的時候，他卻不幸離開了我們。面對他留下的勤苦搜集到的一大堆資

料以及許多準備選入本書的資料抄件，我想，絕不能讓他的精力白花，絕不能讓他遺憾于地下，於是，便下決心把他的這一未竟之業接了過來。

現在，本書總算編集完成，將要和廣大讀者見面了。如果他地下有知，我想，他一定會感到安慰吧！

(二)

《雲謠集》是敦煌文學中最早引起學術界注意的作品之一，也是敦煌文學中于中國文學史研究最有價值的作品之一。在敦煌藏經洞打開、敦煌遺書重新面世之後不久，《雲謠集》寫卷即與其餘許多敦煌寫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捆載而去，分藏於英、法。直到一九一二年日本的狩野直喜博士歐游時錄得斯坦因部分盜卷後，我國學術界方有機會見到狩野錄卷中的《雲謠集》錄文。

最早見到《雲謠集》狩野錄文的，是羅振玉和王國維，時間約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間。王氏看到錄文後，寫有跋文；又撰《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署名“靜庵”），將所見之《雲謠集》中的詞作加以公佈。這在國內是首次。但是，狩野所錄，調名雖八，而詞僅三首，即〔鳳歸雲〕二首，〔天仙子〕一首。因此，羅振玉便函請伯希和抄寄斯卷全文。一九二四年，羅氏接到伯希和所寄《雲謠集》斯卷影片，即據以刻入《敦煌零拾》；其跋文則鈐及原委。這是國內的第一個《雲謠集》刻本。

與此大體同時，朱孝臧得到董康歐游時所錄《雲謠集》倫敦本之錄文及吳伯宛石印之董康錄本，便據以印入《彊村叢

書》；其跋文對《雲謠集》甚為推崇，認為“其為詞樸拙可喜，洵倚聲椎輪大輅，且為中土千餘年來未覩之祕籍”。這是國內的又一個《雲謠集》的早期印本。

然而，羅本、吳本及朱本，均僅十八首。一九二五年，劉復編《敦煌掇瑣》，其中收有《雲謠集》巴黎本十四首。朱孝臧見之，將其與倫敦本綴合，去其重複，恰合倫敦本所注“共三十首”之數，因而“大喜過望”，遂與門人龍沐勳、楊鐵夫等共校理之。朱氏去世後，由龍沐勳撰跋後，編入《彊村遺書》，於一九三三年刊印。這是國內的第一個《雲謠集》足本，其在《雲謠集》研究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自此以後，一直到建國前夕，又有鄭振鐸的《世界文庫》本（一九三六年）、冒廣生的《新輯雲謠集雜曲子》本（一九四一年）、唐圭璋的《雲謠集雜曲子校釋》本（一九四三年）等的出現；王重民則在此期間完成了他的《敦煌曲子詞集》的校輯工作，其中的中卷即為《雲謠集》。

全國解放以後，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於一九五〇年出版，其中的《雲謠集》校輯，遂與社會見面。之後，則先有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本的刊印（一九五五年），後有俞平伯的《讀雲謠集雜曲子〔鳳歸雲〕札記》（一九五七年）、張次青的《敦煌曲校臆補》（一九五七年）、蔣禮鴻的《敦煌詞校議》（一九五九年）、孫其芳的《雲謠集雜曲子校注》（一九八一年）、唐圭璋的《讀詞三記·“軍帖書名年復年”》（一九八二年）等，對《雲謠集》或該集中的部分詞作進行校勘和注釋；臺、港地區研究《雲謠集》也出現了不少成果，其中特別應當提到的是饒宗頤《敦煌曲》中對《雲謠集》的錄校（一九七一年）、潘重規的《敦煌雲謠集新書》（一九七七年）、沈英名的《敦煌雲謠集新校訂》（一

九七九年)等論著的問世。所有這些研究論著,比起建國以前來,在校勘注釋方面,都是有所前進的。

縱觀《雲謠集》敦煌寫卷爲我國學術界所知以來數十年的歷史,不難看出,我國從事此集的彙錄、刻印、校勘、注釋等工作者,人數并不少。就現在所知,除上面已提到的羅振玉、王國維、朱孝臧、劉復、龍沐勳、楊鐵夫、吳伯宛、董康、鄭振鐸、冒廣生、唐圭璋、王重民、任二北、俞平伯、張次青、蔣禮鴻、饒宗頤、潘重規、沈英名、孫其芳等人外,諸如況周頤、盧前、張爾田、趙叔雍、陰法魯、夏承燾、王文才、向柳谿、胡忌、司徒珍珠、楊春龍、胡適等人,也都作過或多或少的有益的工作。正是由於所有這些人的努力,我國的《雲謠集》研究,纔不斷地發展,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在回顧《雲謠集》研究的歷史時,我們是不應當忘記他們的。

(三)

當然,當這樣說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忘記,《雲謠集》研究留下的問題,還是不少的。

我們看到,數十年來,許多學者在《雲謠集》的校勘注釋方面,雖然耗費了心血,顯示了才華,但是,由於各人的角度不同,學力有別,不少學者在從事校勘注釋時又難以看到原卷或原卷照片,還有少數研究者在一些問題上缺乏嚴謹的態度,因而在一系列問題上,雖然已有可爲較多的人接受的看法,而各家的見解却仍紛紜不一。不僅《雲謠集》寫作的時間、存詞首數以及每詞之句讀、分片、字數之類如此,而且連敦煌所出《雲謠集》寫卷究竟有幾個,都存在着不同看法:除錄有《雲謠集》

中〔內家嬌〕之二的伯三二五一號卷子外，有人認為有兩個，即伯二八三八和斯一四四一；有人則認為應是三個，即伯二八三八、斯一四四一和羅本所據之影片原卷。

我們還看到，從理論上對《雲謠集》進行分析論述，數十年來雖然也有人進行過，而總的來看仍是十分薄弱的。人們似乎更注意對此集之外的敦煌詞作進行理論上的分析論述；至於對此集本身，則似乎置之於理論上的分析論述之外。直到現在，我們還未見到過一篇專門的、真正有份量的從理論上分析論述的著作。

由此看來，我們的《雲謠集》研究，可以說基本上還停留在校勘注釋階段；亟需前進一步，進入從理論上進行探討的新階段。只有如此，我們的研究工作纔能起到幫助廣大讀者正確理解和欣賞《雲謠集》的作用，纔能真正準確地估定《雲謠集》在我國詞史上的地位。這當然不是說不必再作校勘注釋工作了。校勘注釋依然是重要的和必須的；在各家的校勘注釋仍然見解紛紜不一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但是，我們却不可以只是或主要是從事校勘注釋，而是應當在從事校勘注釋的同時，重視理論上的分析論述。

(四)

這本《雲謠集研究彙錄》，就是為了給《雲謠集》作進一步研究提供方便而編集的。在本書將要出版之際，特將編集中的一些情況，簡要敘述如下：

一、本書收錄的，主要是《雲謠集》敦煌寫卷為我國學術界所見以來的六十多年間，國內發表或出版的有某種參攷價

值的中文研究論著。

二、鑒於臺、港地區這些年來的《雲謠集》研究論著不少，本書也酌予收錄，即潘重規的《敦煌雲謠集新書》（選錄）、《中國第一部“詞的總集”——敦煌雲謠集——之發現與整理》和沈英名的《敦煌雲謠集新校訂》（選錄），還有胡適的《云謠集跋》。

三、所收諸作，原則上按其發表和出版時間先後編次。原文為豎排者，一律改為橫排。原文用簡體字者，一律改為繁體。原文標點符號使用不合規範者，本書酌情逕改而不再注明；但凡屬校訂本，其標點符號一仍其舊。

四、《雲謠集》敦煌寫卷，字形多有不規範者。其中凡屬因校勘需要而應保留原字形者，概不改易；其餘則原則上一律改為規範字體。彙錄、校輯之本同此。

五、所收諸作，原文多有明顯的排印上的訛誤。如唐圭璋《雲謠集雜曲子校釋》中，“《彊村叢書》”誤作“《疆村叢書》”，“征戍”誤作“征戊”，“‘展’字下原有‘豈’字”誤作“‘展’于下原有‘豈’子”等，即屬此種情形。凡此，本書逕改之，並不再注明。

六、臺、港地區之論著，偶有敍及建國以後事而仍沿用臺灣之紀年者，本書概易為公曆。

本書在編集過程中，得到周紹良先生的具體指導，張錫厚同志為本書提供了《雲謠集》敦煌寫卷影片，趙樸初先生為本書題了簽；另外，還有不少單位和不少同志給了本書的編集工作以支持和幫助。本書的主要編者陳人之同志生前曾一再表示對以上先生、同志和單位的謝意。這裏除轉述他的謝意外，筆者也謹表衷心的感謝！